

# 畏惧噶逻：西域葛逻禄与西藏古格王朝的传说与历史<sup>\*</sup>

黄博

**内容摘要：**噶逻人在藏族史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与古格的纠纷，从14世纪中期的《红史》到19世纪初的《土观宗派源流》前后500年的藏族史书中都有论说，其形象也逐渐由贪财的绑匪转变成凶残的外道。事实上藏史上的噶逻人就是活跃于西域的葛逻禄人，这种转变与葛逻禄人的伊斯兰化有关。少数藏文史书上记载有噶逻人在12世纪中叶入侵阿里，击杀古格国王扎西泽的事件，结合当时葛逻禄人在西域的相关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葛逻禄人在后弘期初期给西藏造成的恐惧感后来沉淀下来演变成了藏史中益西沃的殉难故事。

位于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是西藏与西域交流的通道，虽然地理环境的恶劣增加了西藏与西域交往的困难，但西藏与西域诸族在历史上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沉淀下了一些非常耐人寻味的记忆。其中在藏文史籍中被称为噶逻人的西域民族葛逻禄人尤其引人注目。他们的来历以及与西藏的详细情形在藏史上颇为神秘，但在

---

<sup>\*</sup>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CM015）、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学科前沿与交叉创新项目（SKQY201334）的研究成果之一。

西藏历史的书写中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与阿里地区的古格王朝更是有着某种不解之缘。由于葛逻禄人与古格王朝分属西域研究与西藏研究的两方，以致关于葛逻禄与西藏，特别是与古格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有待进一步的深入讨论<sup>1</sup>。本文尝试将西域与西藏结合起来，以阿里地区为平台，详细梳理藏文史书中的噶逻人、葛逻禄人的关系，解析藏族的噶逻人记忆的形成和演变的过程。

## 一、从绑匪到外道：藏族史籍中可怕的噶逻人

在藏族史籍中，11世纪—12世纪前后正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刚刚开始不久，此时西藏佛教在本地的复兴和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在卫藏地区，这一时期后期藏传佛教的几个重要派别——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先后形成<sup>2</sup>。佛教在西藏的发展获得各方的支持，形势大好，对佛教而言，似乎再无势力危及其生存和发展了。不过，在各种史书中，这一时期曾经是后弘期上路弘法源头之一的阿里地区的佛教发展水平却并不突出。不但没有形成具有地方或宗派特色的教派，而且还似乎一度遭受到敌视佛教的异族人的威胁，藏族史籍中通常把这一威胁佛教的异族敌人称之为“噶逻”（གར་ལོག）。关于藏文中的གར་ལོག一词指的是什么，长期以来缺乏仔细的考究，且各种意见分歧。此词在《藏汉大辞典》中的汉文部分释义为：葛逻禄，蓝眼突厥。古代中亚细亚突厥族之一支。11世纪，其国王曾杀死阿里谷格（古格）出家国王也协畏（益西沃）<sup>3</sup>。这一解释似乎想告诉我们噶逻人就是古代的葛逻禄人，是中亚突厥族的一支。不过奇怪的是，以藏汉对照为体例的这部辞典在这一词条的藏文解释上却与汉文部分并不那么对应，藏文部分说：

1 据笔者所知目前葛逻禄与西藏关系的研究性论文，国外仅有20世纪50年代法国学者霍夫曼关于敦煌写卷P.T.1283中葛逻禄人的研究。国内则有薛宗正关于唐代吐蕃、回鹘、葛逻禄三方在西域争夺情况的考述，以及古格·次仁加布对藏史上记载的益西沃为噶逻人所害的故事的辨证。参见 Helmut Hoffmann, *Die Qarluq in der Tibetischen Literatur, Oriens*, 1950 (2): 190—208; 薛宗正：《吐蕃、回鹘、葛逻禄的多边关系考述——关于唐安史乱后的西域角逐》，《西域研究》，2001 (3)：7—20；གུ་གེ་ཚེ་རིང་རྒྱལ་པོ། ལྷ་ལྷ་མ་ཡེ་ཤེས་འོད་གར་ལོག་ཏུ་འདས་མིན་སྐོར་ལ་རགས་ཅམ་དཔྱད་པ། གུ་གེ་ཚེ་རིང་རྒྱལ་པོའི་ཆེད་ཚོམ་ཕྱགས་བསྐྱེགས། བེ་ཅན། གུང་གོའི་བོད་རིག་པ་དཔེ་སྟུན་ཁང་། 2005：74—92。

2 宁玛派创立于11世纪中后期的三素尔时期，噶当派则以1056年仲敦巴创立热振寺为始源，萨迦派以官却杰波1076年创立萨迦寺为标志，噶举派稍晚，开始于11世纪末12世纪初的米拉日巴师徒。参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41、54、68、97。

3 《藏汉大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353。

ལྷ་མོ་ཆེ་ཡུལ་གྱི་མི་རིགས་ཏུ་རུ་ཀའི་ནང་གསེས་ཡན་ལག་ཅིག་ཡིན་ཞིང་། རུས་རབས་  
བརྩུ་གཅིག་པར་དེའི་རྒྱལ་པོ་ཞིག་གིས་ལྷ་མོ་མ་ཡེ་ཤེས་འོད་བརློངས་པ།<sup>4</sup>

后半句的意思为“11世纪其国王杀死了拉喇嘛益西沃”，这与汉文解释基本一致，但前半句意为“从前克什米尔地方的民族中的一个分支部族”，则与汉文释义大相径庭，藏文释义中少了它是突厥族的分支部落的说法，但却增添了“克什米尔地方的民族”说法，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噶逻这一词意在同一部辞典中就存在如此分歧的解释，颇值玩味。辞典释义中汉藏对照的后半句没有分歧，也就是益西沃的故事似乎是界定噶逻人身份的重要线索。在藏族史家笔下，后弘期初年为佛教复兴立下大功的古格国王拉喇嘛益西沃丧命于噶逻人之手，在所有史书中都是作为一件大事来炫耀的殉道情节。而这一事件，也是噶逻人危害西藏佛教发展事业的代表作。关于益西沃之死于噶逻人的事件在藏族史书中的记载，从14世纪中期的《红史》到19世纪初的《土观宗派源流》前后五百年中可谓史不绝书，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下面不妨将这些记载的藏文原文和通行的汉译文一并摘出：

最早记载这一事件的可能是《红史》(1363年)<sup>5</sup>，其藏文原文为：

ཡབ་ནི་ལྷ་མོ་མ་ཡེ་ཤེས་འོད་ཅེས་བྱའོ།། ཁོང་རང་ཡང་རྒྱ་གར་དུ་བྱོན་པས་ལམ་དུ་གར་ལོག་  
གི་དམག་གིས་བརྩུང་ལྟེ། བོད་གྱིས་གསེར་བསྐྱས་ནས་སྤུ་བར་བཅམས་པ་ནའང་། སྤུ་ལུས་ཙམ་  
གཅིག་རྗེད་པ་ལ་དབུ་ཙམ་གཅིག་མ་རྗེད་པར་དགོངས།<sup>6</sup>

通行汉译本为：

父亲被称为天喇嘛益西沃，他自己也去印度，在途中被葛逻禄人的军队抓住。搜集藏地的黄金前往赎取，只够赎取身子而没有赎取头的黄金，因而被杀<sup>7</sup>。

《红史》叙事简略，汉译文与藏文原文也基本一一对应，在汉译本中译者似乎接受了《藏汉大辞典》的意见，将噶逻译为了历史上的“葛逻禄人”。不过这里却不是

4 《藏汉大辞典》，1993：352—353。

5 《红史》一书，一般认为始写于藏历第六饶迥火狗年（1346年），成书于水兔年（1363年），参见东嘎·洛桑赤列：《红史·作者介绍》，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2。

6 ཚལ་པ་ཀུན་དགའ་ཚོ་ཇེ། དེབ་ཟེར་དམར་པོ། པེ་ཅན། 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1981：42—43。

7 蔡巴·贡噶多吉著，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36。

《红史》最早提到噶逻人的地方，在先前讲到佛教后弘的产生时，因朗达玛的灭佛而带着佛经逃亡的三人的逃跑路线中就有噶逻，书中说他们从“吉祥曲沃山逃往阿里地区，又从葛逻禄绕行突厥地区，到达朵麦安琼南木宗”<sup>8</sup>，注释说葛逻禄大概是指“勃律”<sup>9</sup>。这样一来，译者虽然接受《藏汉大辞典》的意见将此词译为葛逻禄，但却没有采用它的释义，而是将此词理解为勃律地方，双方的见解并不一致。在这个故事中，益西沃因为去印度的途中被噶逻人抓住，然后索要黄金，因赎金不够而被杀，这似乎是一次单纯有类强盗土匪式的绑架事件。从中可以读出的信息是藏族史家认为噶逻人是一支抢劫成性且贪财好杀的民族。

然而一百多年后，这个故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藏史名著《青史》（1476年）<sup>10</sup>在记述益西沃殉难时也提到了噶逻人，不过其旨趣已大不相同，其藏文本原文为：

ལྷ་སྐྱ་མ་ཡེ་ཤེས་འོད་གྱིས་རང་གི་རྒྱལ་སྲིད་གཏང་བེན་ཀྱང་དམག་གི་དཔོན་མཛད་དེ། གར་  
ལོག་དང་འཐབས་པས་ཕམ་སྟེ་གར་ལོག་གིས་བཙོན་དུ་བཟུང་། གར་ལོག་གིས་ཡེ་ཤེས་འོད་ལ་  
ཁྱོད་དཀོན་མཚོག་གསུམ་ལ་སྐབས་སུ་འཛིན་པ་གཏོང་ན་དེད་གྱིས་བཙོན་ལས་གཏོང་། དེ་ལྷ་མ་  
ཡིན་ན་ལྷུས་རིལ་བོ་དང་ལྷིད་མཉམ་པའི་གསེར་བྱང་ན་གཏོང་བེར་ནས།<sup>11</sup>

通行的汉译本为：

拉喇嘛耶喜峨（益西沃）虽已将王位交出，然而仍作武将，他和克什米尔突厥族交战而失败，突厥将耶喜峨囚于狱中而对他说道：“你如果能放弃信仰皈依三宝，则从狱中将你释放；如不这样，则拿等同你整个身体重量的黄金来赎你出狱”。<sup>12</sup>

与《红史》的简朴相比，《青史》的故事显得更加生动，有了初步的情节。然而汉译本中将噶逻人转译成了“克什米尔突厥族”则与原文之意出入不小，这一翻译可能综合了《藏汉大辞典》的汉、藏文释义，将汉文释义中的突厥族的一支和藏文释义中的克什米地方民族的一支结合了起来，这样一来噶逻人的情况似乎更明确了，

8 《红史》，2002：35。

9 《红史》，2002：188。

10 《青史》初稿完成于1476年，定稿完成于1478年，直到1481年才刊刻出版。参见王璞：《藏族史学思想论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48。

11 འགོས་གཞོན་རུ་དཔལ། དབ་ཐེར་སྟོན་པོ། འབྲུ་སི་ཁྲོན་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1985：299。

12 廓诺·迅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149。

既确定了族群——突厥，又确定了地点——克什米尔。《青史》叙述的这个故事的总体框架虽然与《红史》相似，但其主旨已发生变化，《红史》中这一事件只是抢劫成性、贪财好杀的噶逻人的一次绑架事件，但在《青史》这里变成了一场宗教军事冲突，益西沃与噶逻人的冲突并不是“路过”，而是作为军队统帅与之作战失败被俘，而噶逻人在胜利后的首要要求竟是要益西沃放弃对佛教的信仰。噶逻人在这里不再是一群抢劫成性的“绑匪”，而是敌视佛教、与弘扬佛教的圣人为敌的“外道”（*ཕྱི་རྗེ་ལ་པ་*），佛书中以自己为内，而将佛教之外的各种宗教称之为外道，意即异教徒<sup>13</sup>。同时益西沃之死也就由《红史》中因绑匪撕票而死的“遇害”上升到《青史》里因护卫佛法、坚持信仰而死的“殉道”了。

《青史》以后的藏族史书基本上接受了殉道的说法，并且将它的情节不断升华。在一百多年后的《新红史》（1538年）<sup>14</sup>中，这一故事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其藏文本原文为：

ཕྱིས་རྗེ་བོ་སྤྲུལ་འབྲེན་པའི་དོན་དུ་གསེར་འཚོལ་བར་བྱོན་པས་གར་ལོག་གི་རྒྱལ་པོས་  
བརྩུངས། མངའ་རིས་ནས་གསེར་མང་པོས་སྤྲུ་བར་བརྩམས་ནའང་རྗེ་བོ་གདན་འབྲེན་ལ་གཞོན་  
དོགས་ནས་སྤར་མ་བཅུག་པར་ཚོས་ཕྱིར་སྐྱོག་བཏང་བ་ཡིན་འདུག<sup>15</sup>

通行的汉译本为：

此后，为了迎请阿底峡而往寻黄金时，他被卡洛王捉获。（益西沃）想到：如果由阿里用众多黄金赎身，那将有碍于迎请阿底峡事。想罢，遂不准赎身，为此，（益西沃）为了佛法而舍命<sup>16</sup>。

在《新红史》的叙述中，益西沃的形象更加高大，而噶逻人所扮演的角色则更为可怕。在《青史》中噶逻人与益西沃是因为战争而发生冲突，在《新红史》中则完全是噶逻人主动攻击根本没有恶意的益西沃，对西藏，特别是对阿里地区的佛教复兴事业予以残酷打击。作者在这里集中表现出他们敌视佛教、凶恶残暴的特点更加鲜明。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到，《新红史》的汉译本与藏文原文文意完全一致，

13 ལུང་དཀར་སློབ་མཁུ་འཕྲིན་ལས། ལུང་དཀར་ཚོག་མཛོད་ཆེན་མོ་ཤི་ཅན། གུང་གོའི་བོད་རིག་པ་དཔེ་སྐྱུན་ཁང་། 2002：1364。

14 黄颢：《新红史·前言》，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1。

15 བསོད་ནམས་གྲགས་པ། དེབ་ཐེར་དམར་པོ་གསེར་མ།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སྐྱུན་ཁང་། 1989：435。

16 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新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27。

只是译者黄颢先生并没有对噶逻一词进行意译，而是将它直接音译为卡洛人，并在文后的注释中认为它可能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勃律，一是指葛逻禄，并倾向于葛逻禄说<sup>17</sup>。《新红史》在这一故事上的叙事转变，基本上为后来的大多数史书所接受，二百多年后的《土观宗派源流》(1801年)<sup>18</sup>一书也基本上采取了此说，其藏文本原文为：

ད་རུང་གསེར་མང་པོ་བཅའ་ནས་སྤུན་འདྲིན་པར་མངགས་དགོངས་ནས་གསེར་འཚོལ་དུ་  
ཕབས་པ་གར་ལོག་གི་རྒྱལ་པོས་བཟུང་ནས་མ་བཏང་། ཡེ་ཤེས་འོད་གྱི་དབོན་པོ་བྱང་ཚུབ་འོད་  
གྱིས་གསེར་མང་པོ་བཅའ་ནས་ཁུ་བོ་སྤྱོད་པར་བྱིན་གཏོང་མ་ཉན། དེ་ནས་ཡེ་ཤེས་འོད་གར་  
ལོག་གིས་བཏོངས།<sup>19</sup>

通行的汉译本为：

因想收集更多的黄金，再遣人往迎。遂亲身前往采金，不料为迦尔劳王所执。耶协畏（益西沃）之侄降曲畏收集了很多黄金，往赎其叔，遭到拒绝，耶协畏遂为迦尔劳所害<sup>20</sup>。

在这里，益西沃的故事基本上没有新的内容了，汉译本中刘立千先生对于噶逻一词又用了一个新的音译——迦尔劳，表明他对此词的所指略有疑惑，刘立千先在注释中对迦尔劳作了简略的解释，认为它是阿里西部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小邦，可能是突厥的卡尔卢克或者葛逻禄<sup>21</sup>。

尽管各家解释并不一致，但是通过对上面诸书的排比，也可以看到在益西沃殉难故事中，噶逻人始终扮演着反面的主角，并且有着一个由最初的凶残的绑匪、贪财的强盗到后来的迫害佛教、残杀大德的外道的变化路径。在这些史书中，噶逻人的存在似乎只有一个意义，就是以其凶暴反衬益西沃的伟大。一个民族在藏族的历史记忆中成为完全的反面角色，似乎再也找不到第二例。而更为有意思的是，这个集中表现藏族对噶逻人的可怕记忆的殉道故事，经过严格的学术考辨已经被证明是后世史家的虚构，历史上的益西沃的结局是在古格寿终正寝，并没有在外域死于非命，也就是说益西沃殉难的故事在历史上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个故事很可能是附会益西

17 参见《新红史》注释 195，2002：134。

18 刘立千：《土观宗派源流·译者前言》，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1。

19 ལུང་བཀའ་སློབ་བཟང་ཚོས་གྱི་ཉི་མ། ལུང་བཀའ་སློབ་མཐའ་ལ་ལན་གྲུབ་ཀྱི་སྤྱོད་པོ་ལོག་པར་། 1985：85。

20 土观·罗桑却季尼玛著，刘立千译注：《土观宗派源流》，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46。

21 参见《土观宗派源流》注释 400，1985：269。

沃的侄孙古格国王沃德之死而编造出来的<sup>22</sup>。那么他之死于噶逻人之手的记忆就显得颇为费解了，为什么藏族史家会不约而同地去编造这个虚构的故事时把噶逻人而不是别的什么民族当作是“凶手”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还得弄清གར་ལོག་究竟指的是什么民族，这一点藏学界长期以来犹疑不决，新近的《东嘎藏学大辞典》也收录了གར་ལོག་这一辞条，编者广征博引了《红史》、《阿底峡传》、《恰译师传》等书，但对此词的民族属性和生活地域的界定也基本上与上述各家译法差不多，认为是突厥的一支，位于西藏的西北边境，此外还重点突出了它与伊斯兰教的关系<sup>23</sup>。

其实，综合以上几种译法及其解释，གར་ལོག་一词主要有三种解释，一是葛逻禄，二是勃律，三是克什米尔突厥族，且葛逻禄说得到大多数译者的赞同。从此词的构成来看，它最可能的就是音译的葛逻禄人，且该民族与吐蕃交往的历史颇为悠久，此词有其具体所指，不会是一个对克什米尔突厥族的泛称。而勃律，在藏语中称之为“珠夏”（བྱ་ཤ།），指的是现在克什米尔以北的地区，在地理上勃律又分为大勃律和小勃律，大勃律指巴尔蒂斯坦（Baltistan），小勃律指吉尔吉特（Gilgit），这两个地方都与噶逻禄不相关<sup>24</sup>。而且其居民巴尔蒂人本身就是藏族的一支，其伊斯兰化的时间约在14世纪末，此前则一直是佛教信仰地区<sup>25</sup>。而益西沃的故事发生在11世纪初，此时它对佛教尚不会有多大的敌意，这就与殉法故事的逻辑不合。事实上，将噶逻一词同克什米尔以及勃律联系起来的解释，基本上都是受到益西沃殉难故事的影响而产生的误读。因为在故事中，益西沃从阿里外出，似乎最有可能经过的路线就是克什米尔或巴尔蒂斯坦，这就很难跟西域的葛逻禄人发生联系。但现在这个故事被证伪，则这种担心就完全没有必要，而གར་ལོག་一词是藏族对历史上的葛逻禄人的称呼，这在现存的敦煌古藏文文献中也有反映。

敦煌古藏文写卷 P.T. 1283 是一部关于西域和北方诸民族情况的报告书，其写作

22 ལུ་གེ་ཚོ་རིང་རྒུལ་པོ། ལྷ་སྐ་མ་ཡི་ཤེས་འོད་གར་ལོག་ཏུ་འདས་མིན་སྐོར་ལ་རགས་ཅམ་དཔུང་བ། ལུ་གེ་ཚོ་རིང་རྒུལ་པོའི་ཆེད་ཚོམ་ཕྱོགས་བསྐྱེགས། བེ་ཅན། ལྷ་ས་གོའི་བོད་རིག་པ་དཔེ་སྟུན་ཁང་། 2005: 74-92。

23 ལུ་དཀར་སྐོ་བཟང་འཕྲིན་ལས། ལུ་དཀར་ཆོག་མཛོད་ཆེན་མོ། 2002: 4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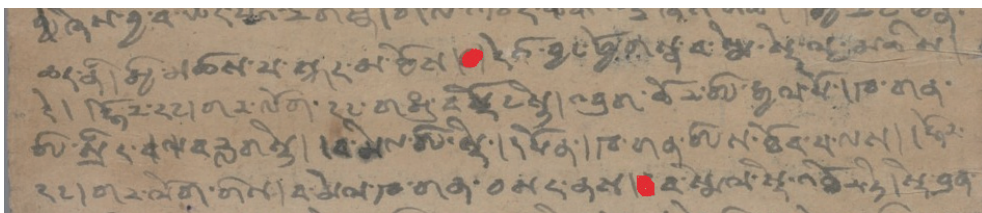
24 勃律本身没有大小之分，小勃律是勃律遭到吐蕃攻击后一部分人逃亡到吉尔吉特一带避难形成的，唐代西行求法高僧慧超记述：“大勃律原是小勃律王所住之处，为吐蕃来逼，走入小勃律国坐。首领、百姓在彼大勃律国不来。”参见慧超撰、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北京：中华书局，1994：64。

25 巴尔蒂斯坦的伊斯兰教的传入时间，一般传说是，著名的传教者大艾米尔赛义德阿里·哈姆达尼于1381年首次从克什米尔到巴尔蒂斯坦，他在这里到处传教，广修清真寺，然后再去了叶尔羌。1383年他再次率领门徒进入巴尔蒂斯坦，兴建了许多清真寺。参见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等著，陆水林译：《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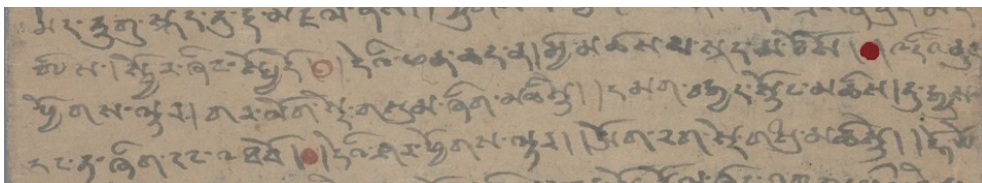


时间当在公元 8 世纪—9 世纪之间，在这卷文书的第 591—594 行，617—618 行都提及了གར་ལོག 情况，目前在“国际敦煌项目”（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网站上可以查阅该写卷的原件图片<sup>26</sup>。为了方便论述，笔者将提到གར་ལོག 的两段截取了下来：

第一段（两个圆点间的文字）：



第二段：



这两段藏文整理如下：

- (1) དེའི་བྱང་ཕྱོགས་ལ་སམ་མེ་ལྷེ་ལྷ་མཆིས། དེ། ཉོར་དང་། གར་ལོག་དང་གསུམ་བཅོམ་སྤེལ་འབྲུག་ཚོར་གྱི་རྒྱལ་པོ། ལ་གན་གྱི་སྲིད་བཟླ་གཉེ། བ་མེལ་གྱི་སྤེ། དཔོན། ལ་གན་གྱིས་ཐོབ་པ་ལས། ཉོར་དང་། གར་ལོག་གིས། བ་མེལ་ལ་གན་བསད་ནས།
- (2) འདིའི་རུབ་ཕྱོགས་ལྷར། གར་ལོག་སྤེ་གསུམ་ཞིག་མཆིསྟེ། དམག་བརྒྱད་སྟོང་མཆིས། ཅུ་རྒྱུས་དང་ཉ་ཞིག་དང་འཐབོ།

对于这两文字，王尧先生的翻译如下：

- (1) 其北有拔悉蜜五部落，与回鹘、葛逻禄三方联盟，击溃默啜可汗。拔悉蜜部落长乃即可汗大位。后，回鹘又与葛逻禄合谋杀拔悉蜜可汗。
- (2) 其西，有葛逻禄三部，胜兵 8000 人。与突骑施、大食征战<sup>27</sup>。

在这里，王尧先生将གར་ལོག 译为葛逻禄，虽然他并未加以说明，但考诸汉文史

26 [http://idp.bl.uk/database/oo\\_scroll\\_h.a4d?uid=-5078862267;recnum=86628;index=1](http://idp.bl.uk/database/oo_scroll_h.a4d?uid=-5078862267;recnum=86628;index=1).

27 王尧：《敦煌本吐蕃文书〈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译解》，《西藏文史探微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66、67。



料,这里གར་ལོག的情况确实是与唐代的葛逻禄人完全对应的<sup>28</sup>。葛逻禄人是唐代活跃于西域地区的一个族群,一度拥有强大的势力。其最初活动的地区在今天新疆阿尔泰山以西、准噶尔盆地北部地区。史称“葛逻禄,本突厥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包多怛岭,与车鼻部接。有三族,一谋落,或为谋刺,二炽俟,或为婆匐,三踏实力”<sup>29</sup>。葛逻禄人由三个主要部落构成,这与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有关གར་ལོག一词的第二段内容相符。而第一段文字记载的两件事情,一是葛逻禄人同回鹘等族联合反对突厥默啜可汗,二是与回鹘联手反对拔悉密部,两件事情在汉文史料中都有反映,《新唐书·拔悉密传》记载:“天宝初,与回纥叶护击杀突厥可汗,立拔悉密大酋阿史那施为贺腊毗伽可汗。遣使者入谢,玄宗赐紫文袍、金钿带、鱼袋。不三岁,为葛逻禄、回纥所破,奔北庭。”<sup>30</sup>

葛逻禄人早期是接受突厥人统治的一个部落联盟,7世纪中期唐朝消灭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势力后,葛逻禄人遂归顺唐朝,唐朝在今天新疆西北部的塔城一带设置了阴山、大漠和玄池三个都督府安置葛逻禄三部。他们在8世纪前半期发展起来,成为唐朝在西域地区的一支劲旅,帮助唐朝抵御突厥默啜可汗的侵扰<sup>31</sup>。吐蕃王朝在唐代争夺西域的过程中与葛逻禄人交往频繁,后来双方结盟对付回鹘,互相援助。史称黠戛斯“常与大食、吐蕃、葛禄(葛逻禄)相依杖,吐蕃之往来者,畏回鹘剽钞,必住葛禄,以待黠戛斯护送”<sup>32</sup>。8世纪中后期,葛逻禄人在西域是最有实力的三大势力之一,他们最初是与唐朝和回鹘结盟,助西域唐军坚守北庭的,但在8世纪末吐蕃攻打北庭之际,转而投靠吐蕃,成为吐蕃在西域的战略同盟,葛逻人对于吐蕃攻陷北庭,完全控制西域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sup>33</sup>。由于在西域共同战斗的经历,吐蕃很早就有关于葛逻禄人的知识就是很正常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此词也不可能是一种泛称。这份写卷也表明在藏文中གར་ལོག就是指的汉文史料中的葛逻禄人。

在这份写卷中,可以看到葛逻禄人的特性是好勇斗狠,善于征战。这一观感可

28 除王尧先生以外,国外学者也多将此词译为 Qarluq (葛逻禄),见森安孝夫:《敦煌藏文写本 P.T.1283 号新释》,郑炳林主编,耿昇译:《法国藏学精粹·3》,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1057。

29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6143。

30 《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下》,1975:6143-6144。

31 参见张云:《葛逻禄部早期历史初探》,《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501-514。

32 《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下》,1975:6149。

33 薛宗正:《吐蕃、回鹘、葛逻禄的多边关系考述——关于唐安史之乱后的西域角逐》,《西域研究》,2001(3):11-13。

能是当时与葛逻禄人有所接触的其他民族的共同感受。比这份写卷稍晚一点的一部波斯文著作《世界境域志》(始作于982年)就认为葛逻禄人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习惯于劫掠<sup>34</sup>。这一点倒是与本文之前所引述的早期藏族史书中噶逻人凶残的绑匪形象颇为一致,在《红史》中葛逻禄人只是为了劫财,其中并没有对佛教表现敌意。尽管从8世纪后半期起,伊斯兰教就在中亚开始活跃起来,但直到10世纪以前,佛教在西域还有相当的影响力,后来在这一地区占据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教,这时还并不引人注目。在与吐蕃战斗与合作之时,葛逻禄人还没有皈依伊斯兰教。葛逻禄人在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迁居七河流域,《世界境域志》没有把葛逻禄人划为穆斯林,足见到10世纪末时,葛逻禄人都还并非佛教的外道。葛逻禄人成为穆斯林,喀喇汗王朝起了关键作用。

喀喇汗王朝在10世纪到12世纪期间曾经是西域的霸主,然而该王朝的建立者和建立的准确时间长期以来都不清楚。9世纪后半期随着吐蕃王朝和回鹘汗国的崩溃,西域的政治形势出现了新一轮的整合,喀喇汗王朝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控制了喀什噶尔和七河流域。尽管对喀喇汗王朝的建立者学术界众说纷纭,但葛逻禄人在诸种说法中颇有优势<sup>35</sup>。喀喇汗王朝是第一个突厥语民族的伊斯兰王朝,它的伊斯兰化大概在10世纪后半期,统治喀什噶尔的阿尔斯兰汗在位时期,在苏菲派教士的帮助下实现了喀喇汗王朝的伊斯兰化,据传其年代为960年,这一年伊斯兰教被宣布为国教,同时约有20万帐突厥人接受了伊斯兰教<sup>36</sup>。在喀喇汗王朝治下,西域地区成为伊斯兰教的天下,葛逻禄人在这一时期自然也皈依了伊斯兰教,葛逻禄人在后期藏族中越来越明显的凶残的外道形象与此相关。

11世纪以来的200多年间,西域和中亚的伊斯兰教诸政权大力对外扩张,所到之处佛教遭到了极大的打击和破坏,尤其是消灭了与西藏毗邻的两个佛教中心——其北边的西域佛教王国于阗和其西边的佛教发源地北印度地区。这一系列的事件给正在大力复兴和发展佛教的西藏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恐惧。喀喇汗王朝宗奉伊斯兰教后,从阿尔斯兰汗起用了40多年的时间发动了对于阗的“圣战”,经过残酷的战争最终在11世纪初攻占了于阗。于阗与古代西藏的关系非常密切,现存的藏文文献

34 佚名著,王治来译注:《世界境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76。

35 据学者统计,目前喀喇汗王朝的建立者有托古兹古兹·回鹘说、土库曼说、样磨说、葛逻禄说、葛逻禄·样磨说、处月说、突厥说、葛逻禄汗族说、葛逻禄·回鹘说、葛逻禄·样磨·九姓乌古斯说等等,参见李树辉:《喀喇汗王朝的建立者和建立时间》,《西域研究》,2004(4):47。

36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77-78。

中有大量的与于阗相关的内容<sup>37</sup>。由于共同的佛教信仰，加上于阗佛教的繁荣远远早于吐蕃，所以自前弘期以来于阗就已成为了西藏佛教徒心中的一个“圣地”<sup>38</sup>，于阗境内的牛头山更是多种佛经以及藏文文献所授记的圣迹<sup>39</sup>。此外，后藏著名的夏鲁寺也专门供奉有于阗国王的画像<sup>40</sup>。于阗的亡国以及于阗佛教的毁灭，给后弘期初期的西藏以重大的心灵创伤，大有末法之世来临的感觉。在喀喇汗王朝中，由于葛逻禄人骁勇善战，而成为王朝军队的主力<sup>41</sup>。因此在攻灭于阗的战役中肯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给西藏留下了恐怖的印象。后期藏族中葛逻禄人的形象渐渐转变为专门破坏佛教的外道或许与此有莫大的关系。通过此番梳理，藏族史书中益西沃殉难故事中的噶逻人形象的变化正是对葛逻禄人本身历史演进的一种曲折反映。

## 二、虚实互证：12世纪中叶噶逻人对阿里的战争

前文已经指出，益西沃死于噶逻人之手这个故事在历史上并未发生过，那么选择噶逻人来作这个故事的“凶手”，是否意味着噶逻人与西藏之间的紧张关系仅仅出于后弘期西藏人的一种对“外道”的恐惧呢？藏族史书中的故事往往是对某种历史真实的另类记忆，看似没有根据的故事背后通常隐藏着某些历史的真实<sup>42</sup>。除了噶逻人之外，在这个故事中，阿里这个地理背景也特别醒目。在本文上述所引的多种后弘期以来的藏史名著中，噶逻人与西藏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益西沃殉难这个虚构的故事之上，然而在另外一些不太常见的史书中，噶逻人对西藏，特别是对阿里的威胁则并非完全是一种想象了，噶逻人可怕的外道形象似乎还与另一些历史事件相关，也就是说噶逻人可能确实与阿里地区之间发生过某种程度的冲突甚至战争。

37 据学者统计在藏文《大藏经》中8部与于阗相关的著作，即甘珠尔中的《后垢光经》、《月藏经》、《日藏经》、《牛角山授记》和丹珠尔中的《于阗阿罗汉授记》、《僧伽伐弹那授记》、《善友传》、《于阗授记》。此外还有著名的敦煌藏文文献P.T.960《于阗教法史》等。参见巴桑旺堆：《藏文文献中的若干古于阗史料》，《敦煌学辑刊》，1986（1）：69-70。

38 《汉藏史集》一书中有专章叙述于阗古史，称之为“圣地于阗国之王统”，见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47。

39 参见张小刚：《敦煌所见于阗牛头山圣迹瑞像》，《敦煌研究》，2008（4）。

40 宿白：《西藏日喀则地区寺庙调查记（上）》，《文物》，1992（5）。

41 《喀喇汗王朝史稿》，1986：66。

42 《于阗教法史》载：金城公主来到西藏20多年后，于阗国王灭佛，大量僧众逃亡到吐蕃。这一事件经考订在历史上并未发生过，而与此同时事实上发生了另一件事情，就是开元年间于阗王尉迟眺叛唐事件，这个故事只不过是对尉迟眺事件的曲折记忆。参见殷晴：《古代于阗和吐蕃的交通及其友邻关系》，《民族研究》，1994（5）：70-71。

阿里地处西藏的最西边，其北方和西北方直接与西域地区相接，正北方是于阗，往西北方向则可以到达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从而进入中亚。对阿里而言，尽管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减少了被攻击的可能，但偶尔受到来自西域和中亚诸穆斯林民族的骚扰却不是不可能的。可能最终成书于 13 世纪的《第吾贤者宗教源流》一书<sup>43</sup>就记载了一次比较严重的噶逻人入侵古格的事件，结果是古格国王及其兄弟或被杀死或被俘虏：

དེའི་སྐུ་བསོམ་ནམ་ལྷེ། དེ་ལ་སྐུ་གསུམ་སྟེ་གཅེན་པོ་བཀ་ཤིས་ཅེ་དང་། དེ་འོག་མངའ་  
མང་སྟོང་གཉིས་གར་ལོག་གིས་བཀོངས། རྒྱུ་བ་འོད་འབར་ལྷེ་གར་ལོག་གི་ཡུལ་ན་བཞུགས།<sup>44</sup>

试译为：

其子索南德，彼有三子，兄扎西泽，次阿塘迥，二人皆为噶逻所杀。  
幼弟沃巴德被囚于噶逻之地。

在这部后弘期早期所写成的史书中，噶逻人的出现并不像后来的史书那样与益西沃的殉难故事相连。这一记载简洁明了，并无神奇的故事和精彩的细节，更像是真实事件的记录。而且这件事情之后作者所知的历史就结束了，看来此事离作者所处的时代应该相去不远。有关第吾贤者的生平，学界所知甚少。恰白·次旦平措先生考证，此人可能是《青史》上所记的管理玉热堆地方的首领美布达本旺扎的儿子，大约生活在 12 世纪<sup>45</sup>。此外，晚近发现的成书于 15 世纪末的《阿里王统记》也有类似的记载，且更为详细：

དེ་ལ་སྐུ་གསུམ་སྟེ། བཀ་ཤིས་ཅེ། རྩོ་བོ་རྒྱལ་པོ། འོད་འབར་ཅེ། དང་པོ་ནི་གུ་གོ་ལྷོ་བྱང་ལ་  
མངའ་སྐྱེད་ཏེ། རུན་བསྐར་ལ་གདན་ཆགས་པའི་དེ་ལ་སྐུ་ལྷེ། ཨ་ཀ་ར་ཅ། ཅན་ཏ་རྩོ་དེ། ཨ་  
མི་སོགས་ཅ། ལྷོགས་ཅ་ཅེ་འབར་བཅན་ནོ། བར་པ་རྒྱལ་པོ་ཁུ་རུ་ལ་བསྐྱོས། རྒྱུ་བ་འོད་འབར་ཅེ་  
རོང་རྒྱུང་ལ་བསྐྱོས་ཏེ་སྐྱེ་མཆེད་གསུམ་ནས་སྐྱེ་བའི་ཡབ་མེད་ཀྱི་རྒྱ་མ་དང་། ལྷག་བཞེས་ལྷགས་ལ་  
མངའ་ནའང་། རུས་ཀྱི་གྲིབ་རུས་དང་རྒྱལ་པོའི་སྟེངས་སུ་རུས་ལ་བབས་པས། གར་ལོག་གི་དམག་

43 Leonard van der Kuijp, "Dating the Two Lde'u Chronicles of Buddhism in India and Tibet", *Asiatische Studien*, 1992 : 468-491.  
44 མཁས་པ་ལྷེ་བུ། མཁས་པ་ལྷེ་བུས་མཛད་པའི་རྒྱ་བོད་ཀྱི་ཚོས་འབྱུང་རྒྱས་པ། ལྷ་ས་བོད་རྫོང་ས་བོད་ཡིག་དཔེ་རྒྱུན་ཁང་། 1987 : 363.  
45 参见孙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189。

སྟོན། གཉི་ལོང་གི་ཕུ་རོགས་བཀྲ་ཤིས་ཅེ་དགོང་། གཅུང་འོད་འབར་ཅེ་མོག་པོའི་ཡུལ་དུ་དབུ་  
འཇམ་ནས་རྫོ་བོ་རྒྱལ་པོས་གུ་གའི་མངའ་མཛད་ནས་ཕྱི་ཡི་དག་བརྒྱལ།<sup>46</sup>

试译为：

彼有三子，曰：扎西泽、觉卧杰布、沃巴泽。长子管治古格南北之地，  
驻锡于吞达。彼有五子，曰：阿嘎热扎、赞达菩提、阿米索扎、却扎、泽巴赞。  
次子封为库奴之王，幼子受封绒穹之地。三兄弟虽知昔年祖先之丰功伟业，  
然晦暗降于王身，噶逻之军队犯境，杀扎西泽于尼贡沟，囚王弟沃巴泽于  
索波之地。未几，觉卧杰布入主古格，制服外敌。

尽管这三种史书中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主要人物的名字也略有差别，但都记  
录了噶逻人入侵事件是发生在扎西泽为国王的时期。由于噶逻禄人后来主要活动于  
中亚河中地区，藏文史书上的这次噶逻人与古格的战争便使人不太敢相信。比如对《阿  
里王统记》详加研读的维他利先生就认为这里的噶逻人并非葛逻禄人本身，而是指  
喀喇汗王朝<sup>47</sup>。事实上此时喀喇汗王朝国力衰落，正面临内部族群的反抗和新兴西辽  
王朝的征服，不可能有实力远征阿里地区，发动一场对古格的战争。

确定扎西泽在位的大致时代，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找寻记载这一入侵事件的  
历史真实信息。据《阿里王统记》记述，扎西泽的父亲是索南泽（བསོད་ནམས་ཅེ），索  
南泽的父亲是赤扎西巴德赞（ཁྲི་བཀྲ་ཤིས་འབར་ལྷེ་བཙན），又名旺德（དབང་ལྷེ）。而旺德  
的上一任国王就是举办了著名的火龙年大法会（1076年）的古格王泽德，而泽德则  
死于其叔父悉瓦沃圆寂之前。<sup>48</sup>至于悉瓦沃的卒年，《阿里王统记》的年代题记中有  
明确的说法：

སྤྱིར་བོད་ཡུལ་དུ་བཟླན་པ་དར་བ་ནི། རྒྱལ་པོ་ཁྲི་སོང་ལྷེ་བཙན་གྱིས་ཤིང་མོ་སྤུལ་གྱི་ལོ་ལ་  
བཀའ་སྤྱུལ། ཡན་ཆད་སྤྲ་མ་ཞི་བ་འོད་སྐྱེ་གཤེགས་ཡན་ཚོད་ལོ་གསུམ་བརྒྱ་བཞི་བརྒྱ་ཞི་བརྒྱན་  
སོང་། ལྷ་སྤྲ་མ་ཡེ་ཤེས་འོད་གྱིས་མེ་ཕོ་རྒྱི་ལོ་ལ་མངའ་རིས་ཀྱི་འབངས་ག་པ་ནམས་ལ། ལྷོད་མངའ་  
རིས་སུ་དམ་པའི་ཚོས་དར་བ་བཀའ་སྤུལ་ནས་ལོ་བརྒྱ་ཉི་ཤུ་ཙ་དུག་སོང་། ལྷ་བརྒྱན་པ་ཞི་བ་འོད་  
གོངས་པའི་ལོ། ལྷགས་མོ་ཡོས་ཡན་ཚོད་ལ། སངས་རྒྱས་ལྷ་ངན་ལས་འདས་ནས་བཟླན་པ་ལོ་ལྷ་

46 གུ་གའི་མཁན་ཆེན་དག་དབང་གཤེགས་པ། མངའ་རིས་རྒྱལ་རབས། མོ་ལིང་གཙུག་ལག་ཁང་ལོ་གཅིག་སྟོན་འཕྲོད་བཞེས་དུན་མཛད་སྟོན་  
གོ་སྐྱོད་ཚོགས་སྐྱོད། 1996 : 75-76。

47 Roberto Vitali, *The Kingdoms of Gu.ge Pu.hrang*, New Delhi: Indraprastha press, 1996: 348-349.

48 མངའ་རིས་རྒྱལ་རབས། 1996 : 74-75。

བརྒྱ་མཁའ་བཟུང་གནས་པའི་སྤྱིང་ནས་ལོ་གསུམ་སྟོང་ཞིས་བརྒྱ་བཞི་བཅུ་ཞེ་བཞི་སོང་། ལོ་སྟོང་  
བདུན་བརྒྱ་ལྔ་བཅུ་དང་བཅུ་གཉི་བཞི་བསྟན་ཚོས་པ་དག་དབང་གྲགས་པའི་ལྷགས་སོ།<sup>49</sup>

试译为：

盖蕃域正法之弘传也，自阴木蛇年（765年）赤松德赞王宣诏（兴佛），迄喇嘛悉瓦沃谢世，已三百四十七年矣。自阳火狗年（986年）拉喇嘛益西沃于上部阿里颁弘传正法之令于阿里诸臣民，迄拉尊巴悉瓦沃离世之阴铁兔年（1111年），已百二十六年矣。佛涅槃后佛法住世五千年，已三千二百四十四年矣。千七百五十六年，古格奉教者阿旺扎巴记。

从这段年代题记中可知，悉瓦沃圆寂于1111年，而泽德应在此前早些时候已经离世。旺德在位的年代可能就在1110年—1120年左右，因为《阿里王统记》上说他13岁登基，英年早逝。那么索南泽的在位时间很可能在1120年—1140年，则扎西泽即位的年代就很可能在1140年之后了。这个时间也基本上与前述第吾贤者生活的时代相近。自从9世纪前半期吐蕃王朝衰落退出西域以后，到这时已经历了差不多300年了。在这期间葛逻禄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昔年的盟友葛逻禄已经成了外道入侵者。

840年后回鹘汗国和吐蕃王朝相继崩溃，西域政治格局出现了新一轮的整合，最后喀喇汗王朝在今天新疆西部和中亚兴起，喀喇汗王朝的建立者历来众说纷纭，魏良弢先生认为喀喇汗王朝的建立与回鹘汗族的西迁有关，西迁的庞特勤进入葛逻禄人活动的七河地区，整合西域各部族最终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史称喀喇汗王朝。1040年前后王朝又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王朝的领地主要在今新疆西部和南部，控制着七河地区、伊犁河谷、喀什噶尔和于阗等地<sup>50</sup>。喀喇汗王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域广大的政权，由于喀喇汗王朝最初进入的七河地区是葛逻禄人的主要聚居地，因此在喀喇汗王朝中葛逻禄人是一支很有势力的族群，同时葛逻禄人长期处于游牧经济形态，生性好勇斗狠，侵略成性。因此在喀喇汗王朝中葛逻禄人长期是王朝军队的主力。

扎西泽在位的12世纪中叶，古格王朝北部的西域地区正值多事之秋。新兴的西辽成为西域的新霸主。1125年，辽朝在新兴的金朝的连续打击下灭亡，其部分残余

49 མངའ་ལྷན་ཁྲིམས་རྒྱལ་རབས། 1996 : 67—68。

50 《喀喇汗王朝史稿》，1986 : 32—50。



势力在宗室耶律大石（1087年—1143年）的率领下避居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西的可敦城，1130年左右金军开始对盘踞在可敦城的耶律大石集团发动大规模的攻击，迫使耶律大石向西迁徙进入西域，在今新疆塔城地区的额敏县一带建叶密立城为新的根据地。在伊斯兰教史书中，耶律大石被称为菊儿汗<sup>51</sup>。1134年左右东部喀喇汗王朝统治下的葛逻禄人和康里人可能起兵造反，喀喇汗王朝的可汗伊卜拉欣（1132—1158年在位）为镇压葛逻禄人的叛乱向西辽请兵，耶律大石趁机出兵攻下了东喀喇汗王朝的首都巴拉沙衮，迁都于此，东喀喇汗王朝从此成为西辽帝国的附庸国。对此事，撰写于13世纪中叶的《世界征服者史》有如下记载：

该邦（指东喀喇汗王朝）的君王是一个把他的先世追溯到阿甫刺西牙卜、但无能无力的人。该地的哈刺鲁（葛逻禄）和康里突厥人已摆脱了对他的隶属，而且经常欺凌他：袭击他的部属和牲口，进行抄掠。这个当君王的家伙，不能阻止他们或者把他们赶跑。听说菊儿汗及其部下的移居，以及他们人多，他向他们遣出使者，把自己的软弱、康里人和哈刺鲁人的强大和奸诈告诉他，并请求他到他的都城去，以此他可以把他的整个版图置于他的治下，从而使他自己摆脱这尘世的烦恼。菊儿汗进抵八刺撒浑（巴拉沙衮），登上那不费他一分文的宝座<sup>52</sup>。

这段记述比较隐晦，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葛逻禄人在1130年代与喀喇汗王朝和新兴的西辽王朝之间的紧张关系，葛逻禄人可能与喀喇汗王朝和西辽王朝有过激烈的争斗。在西辽王朝统治下，葛逻禄人与喀喇汗王朝之间的冲突仍然不断，特别是1156年至1164年间，葛逻禄人成为河中地区动荡的主要原因。1156年统治撒马尔罕的桃花石汗·伊卜拉欣被葛逻禄人所杀，尸体被扔到草原上。随后伊卜拉欣的儿子查格里汗又杀死葛逻禄人的大首领培护汗，并对其诸子和其他葛逻禄人进行迫害。葛逻禄人于是前往花刺子模避难。1158年花刺子模统治者伊勒·阿尔斯兰率军带领葛逻禄人进犯河中地区，西辽方面出兵10000人援助喀喇汗王朝的查格里汗，最后

51 参见魏良弢：《西辽史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60—77；纪宗安：《西辽史论·耶律大石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24—46。

52 [伊朗]费志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417—418。

双方订立和约而停战。1164年西辽王朝鉴于葛逻禄人的军事力量过于强大而屡屡生事，于是下令将葛逻禄人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迁往喀什噶尔，并且要求他们放弃武器，从此解甲归田，从事生产。这一措施遭到葛逻禄人的强烈反对，起兵叛乱，进攻布哈拉。其间，西辽王朝一边派人与葛逻禄谈判以瓦解其斗志，一边暗中进军，出其不意地将葛逻禄人击溃<sup>53</sup>。此后葛逻禄人被西辽解除了武装，实力锐减，在西域再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

从上述的葛逻禄人的历史可知，从1134年到1164年的30年间，他们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在西域的境况却日益困窘，尤其是他们在军事上的天赋使他们成为众矢之的。有学者认为葛逻禄人随身携带武器、以当兵为职业的风俗不能适应中亚历史发展的要求，其躁动不安、好勇斗狠、侵略成性的特性既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又影响到社会安定和人民生活，因此注定了他们的衰落<sup>54</sup>。而这一时期正好与藏文史籍上记载的噶逻人与古格王朝发生战争并大败古格军队的扎西泽国王在位时期一致。在这期间葛逻禄人完全有可能进入阿里地区寻找出路。因为在西域受到压迫，特别是被西辽王朝迁到喀什噶尔，强行解除武装之际，其中不服统治的部分葛逻禄人可能离开西域进入阿里地区，尽管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使这一远征历经艰辛，但在历史上由西域进入阿里的军事行动却屡见不鲜。最著名的就有两次，一次是《拉失德史》的作者米尔咱·海答儿（1499—1551年）曾率军从喀什噶尔进入阿里高原，在拉达克和古格边缘地带短暂驻留。他在书中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他们进入阿里高原后产生剧烈的高原反应的情况<sup>55</sup>。此外还有一次是1716年准噶尔军队自伊犁出发，经叶尔羌，翻过昆仑山进入阿里然后发动对西藏的拉藏汗的突袭<sup>56</sup>。

按照前引《阿里王统记》的说法，噶逻人侵入古格后在尼贡沟（གཉི་ཤོང་གི་ལུ）杀死国王扎西泽，并将王弟沃巴泽囚禁在索波（སོག་པོ）之地。看来尼贡沟是噶逻人与古格人决战的地方。关于尼贡，《汉藏史集》上有一条信息，阿里王朝在进行分封时，次子德祖衮所得的封地为“象雄、吉觉、尼贡、如托（日土）、普兰”<sup>57</sup>，这一块封地也就是后来古格王朝的疆域。在这里尼贡与日土并列，可能位于日土附近，噶逻人

53 [俄]巴托尔德著，张锡彤、张广达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81—383。

54 石沧金：《试述葛逻禄人的衰落》，《西北史地》，1998（2）：67。

55 米尔咱·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王治来校注：《拉失德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381—382。

56 梁俊艳：《略论准葛尔侵扰西藏及其在藏统治（1716—1720）》，《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6）：55。

57 《汉藏史集》，1999：114。

从西域进入阿里，在阿里北部与古格决战亦合情理。而这里的“索波之地”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葛逻禄人入侵事件的真实性。在藏文中索波所指比较复杂，在唐代敦煌文献中指的是粟特人，元明以后泛指吐蕃以西诸国，清代以后成为专指蒙古人的词<sup>58</sup>。粟特 (sogdian)，为索格底亚那的简称，是指中亚以泽拉善夫河为中心的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地区，通常称之为河中地区<sup>59</sup>。在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河中地区后来也是葛逻禄人最活跃的地方。显然葛逻禄人攻入阿里杀死古格王扎西泽后，将俘虏的王弟沃巴泽带回了河中地区囚禁了起来，换句话说，这里的索波之地其实就是指的葛逻禄人之地。

通过以上的分析，藏文史书上记载的 12 世纪中叶噶逻人与古格王朝之间的战争是合理的，完全有理由相信藏史上记载的这场葛逻禄人与古格人之间的战争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并且给西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国王被杀，王弟被俘，古格境内必定遭到葛逻禄人的大肆破坏，尽管由于史料稀少而不知道噶逻人入侵后的详情，但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1997 年西藏考古工作者在托林寺红殿殿堂西壁北侧墙壁上的宗喀巴师徒三尊像的下方发现了一篇藏文题记，其中有一段文字如下：

孜德铭记父王言，宏扬佛法竭全力。贤者云集托林寺，功德常为后人夸。善缘极薄当地人，邪恶之心大膨胀。逼迫解散持法僧，佛经庙宇化成灰。此后长久无佛光，象雄善缘终未尽。迎来宗喀大弟子，阿旺扎巴燃佛灯。继承仁钦桑颇业，佛法再度逞辉煌<sup>60</sup>。

这段题记在表彰泽德举办火龙年大法会的弘法功绩后述说了一段古格佛教遭到破坏的话，这让后人颇为困惑，因为古格历代君主都是以弘扬佛教而闻名的。这段题记指出在泽德以后曾经一度出现过佛教被破坏的情形可能不是由于古格王朝自己的政策调整，而是外力所致，这在时间上正好和 12 世纪中叶藏史上记录的噶逻人入侵事件相当，可能指的就是同一件事。显然，由于后来藏族史家都以记录佛教事业

58 杨铭：《SOG-PO 源流考》，《中国藏学》，1994（1）：88-98。

59 陈海涛、刘惠琴：《来自文明的十字路口——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

60 次多：《阿里托林寺红殿壁文考》，《西藏艺术研究》，1998（2）：35。

为目标，对于世俗历史并不在意而使此事隐没不显<sup>61</sup>。即使这段题记对这次战争也只剩下一些跟佛教有关的残余印象了，后来更是渐渐为人们所遗忘。尽管事件变得模糊不清了，但葛逻禄人对阿里的冲击给西藏所造成的畏惧感却沉淀下来，并以另一种形式被记忆，那就是将它与根本没有发生过的益西沃的殉法故事结合起来，编织了一个大多数史家都津津乐道的噶逻人谋害益西沃的动人故事。

◆ 黄博 男，博士，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讲师

---

61 在后弘期以来的藏族史学观念中，宗教史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由于后期史学家大多是佛教徒，所以其写作也集中在宗教史上。参见孙林、张月芬：《藏族传统史学的体系及其史学观念的总体特征》，《中国藏学》，1998（3）：63-64。